禮書通故

明堂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劉安說昔者神農以時嘗穀祀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以周案如淮南子說明堂起于神農、攷之易傳上古穴凥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承上文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虞翻說後世聖人謂黃帝是也黃帝作宮室上棟下宇其明堂之權輿與初學記引黃圖云孝武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許令侯等議曰明堂蓋興黃帝堯舜之世與易傳合

管子云黃帝立明臺之議尸子云黃帝行亐合宮史記云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葢以周案䖏雅云堂合殿也明堂本合殿之制故曰合宮中有一殿卽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以茅葢與淮南子有葢無四方之語亦合

虞書舜格文祖䦨四門鄭元說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藝祖同或云文祖藝祖皆宗廟以周案明堂爲宗祀配天之所故曰文祖曰藝祖其周垣䦨四門以存古無四方之遺意管子曰堯有衢室衢室者取四達之義亦卽四方無壁之說

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元]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兮文愷云夏度以步應脩七步山東禮本輒加二七雠校古書並無二字以周案世大也世室室之大者也夏度以步其脩七步與般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爲制正同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元]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以周案上曰堂通計其數此曰五

室又析言之三四步四三尺亦析言堂脩二七之數也
以周初說堂脩二七以爲一七步爲堂又一七步爲堂
之餘基與殷重屋七尋而周書以爲明堂方一百一十
二尺正同而三四步四三尺終未釋然旣而思之百王
之道互有損益殷之重屋未必不小亏世室曰堂脩二
七自言其堂之脩有十四步廣四脩一者又廣其廣四
分脩之一尋十七步半鄭注可通二七謂二其七其句
巡與下三四步四三尺同例四脩一謂四分脩之一其
句巡與下三之二三之一同例此據世室之全堂爲文
而以四面計之者也堂構旣成乃分四隅爲室是謂五

室室各四步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堀之地各有三尺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不言廣者廣可由此知也此據世室之四隅為文而以四方界之若合計其廣脩適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之數矣兮文慥以二七之二字為衍文豈其然乎鄭君疑周之明堂反小兮夏遂疑禮文為未定之詞而假令之其失一三四步四三尺傎倒記文以言其數其失二云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與上文堂脩廣之數不合其失

三後人之說大氐强解記文以就己見愈辨愈鑿不勝縷詰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鄭元云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每室四戶八窗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賈公彥云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于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以周案明堂位南面有中階阼階西階之名管子云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則南面有三階明甚此與廟徒祇有阼西兩階不同也四旁兩夾句謂明堂四旁有兩夾之隅室此與廟寢東西兩夾之制不

甚相遠也㕕白盛大戴記所云白綴牖是也凡夾室㕕

白盛故文次兩夾下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元]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亏

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

四尺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兩室與門各居一分孔

廣森云門堂之左右有室取堂廣三分之一以爲兩室

俞樾云堂取數亏正堂室亦取數亏正室以周案門字

句絕鄭注似有字誤云門堂門側之堂側當作中涉下

爾雅文而誤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當是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門當作堂即根門側之堂而言自賈氏作

疏誤以爾雅文上屬後人遂各以意改之以致文義不通不然三之二爲門之中堂何得引門側之塾爲証門堂已凥三之二何得云兩室與門各凥一分顯與記文相違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元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注今作柱譌此據士冠禮疏校重屋複笮也

以周案夏氏大其室謂之世室殷人高其屋謂之重屋世室固不及重屋之高重屋亦不及世室之大此百王損益之常道也必謂殷周之堂宜大亏夏豈通論哉曰

堂脩七尋小于世室矣不言廣者與脩同也四阿鄭注

若今四注屋阿之言下孔晁周書注云四下曰阿與鄭

義同重屋周書謂之重廊謂別設棟以列椽爲複檐也

凡重屋必重棟周書謂之重亢孔注重亢累棟也亦必

重椽東方朔傳謂之重橑說文橑椽也一說阿棟也義

亦可通

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

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四

尺以周案此與殷人重屋制合蓋周初明堂承殷制而

爲之也殷堂脩廣皆五丈六尺其堂基倍之故云明堂

方一百一十二尺攷工記殷堂崇三尺此云四尺者四古佗三積畫之誤也堂之階用納陛文選注引孟康云納陛者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堂基之方一百一十二尺其高三尺階鑿基內凥六尺與其廣同室凥基之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爲方百尺其室中縱横七尋實尋方五十六尺云六十尺者其周初畧廣之與此與殷制甚合沈貍數千載矣幸有隋宇文愷傳蓺文類聚王海諸書引此尚有可攷近孔顨軒又據此以改匠人周明堂制殊不可信

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公彥說言室二筵不言東鹵廣或五室皆方二筵孔穎達說以夏之世室壂之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亏四角之室但文不具互以周案夏曰世室室之至大者也殷曰重屋屋之至高者也周人用夏氏堂脩二七之制以佗寢廟謂之夏屋用殷人重屋四阿之制以祀天帝謂之明堂夏屋賢其大明堂賢其高一大一高各有義類後儒疑夏之世室大亏周遂以堂脩二七之二字為衍文或又疑周之寢廟大亏明堂遂謂東鹵九筵東北七筵據一面之堂言昰皆强經就我而不知周監二代各有取義也且明堂太室四

逢東卤九筵南北七筵較寢廟之室爲大寢廟禘祫亏
室羣主數十明堂以祀五帝而猶嫌其隘乎明堂本止
一堂必分四隅室者以四隅旣分而太室祀五帝之位
乃定非亏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狹李
謐斥記亦非記之疵也异義引明堂月令佗東卤九仞
當爲字譌東卤九筵南北七筵據四面通言之以明其
全堂之大凡室二筵據四隅別言之以明之中室之大
賈疏未是　又案明堂九五之辨堂室之分戶牖之蘇
修廣之數眾說淆襍難以偭錄惟焦理堂據月令五大
廟之文以解匠人五室左右个爲太廟之左右偏非別

有隅室其說較通明堂小亐路寢之故亦言之綦詳明堂之大在壇墠不在屋後人張大其事語多不經其失與封禪同封禪古禮也自漢人侈其志後世莫敢舉明堂古制也自漢人侈其事後世莫敢行皆議禮者之失也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韓嬰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淯亐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周案覲禮諸侯覲天子為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宜亦同也近郊三十里十字疑衍文淯亐登說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兼用大戴

韓詩两說天子聽朔于明堂玉藻云聽朔于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郊信矣顏師古謂周書敘明堂有應門之制宜近在宮中孫淵如謂在國中其說本諸劉向別錄及說苑修文篇不可信

記月令言聽朔之禮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諸太廟及左右个之名鄭元注以匠人五室之制言之左右个即太廟之左右偏而或者分之為九室又且分之為十二堂貫恩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可為安以周案明

堂必有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偁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太室也故又偁之曰太廟凡廟主于室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廟可也謂之室亦可也尚書大傳引用此文而偁青陽正室明堂正室總章正室元堂正室是也太室雖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明堂雖有五室之分而實一堂故匠人記五室不記四堂也或者不察于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中瓜分之爲九室爲十二堂㝵無狹隘已甚不足以享帝聽朔乎左右个爲太廟之左右偏不在隅室當以鄭注爲正爲鄭學者用賈思伯說申之亦眯昧

鄭元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鈔合之蔡邕云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也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弟五十二秦相呂不韋淮南王安皆取之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汪中云月令之文深可忿疾聖人南面聽天下令以天子之尻四時分位在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處以周察天子聽朔有二禮一在太廟一在明堂月令所言乃王尻明堂之禮月一告朔雖北面受命于天廟

何傷初非朝臣凥北面其平凥聽朔于廟亦非終歲而
野處汪氏所刺者乃汪家之失非月令之疵也古有王
凥明堂禮其書久逸今可藉以攷見者惟有月令故蔡
氏亦偁為明堂月令然號其禮曰王凥明堂禮是其禮
自有異于平凥之禮也名其令曰明堂月令是其令亦
有異于平時之令也汪氏必據平凥之禮平時之令以
相訾謷亦失顧名思義之道矣汪氏論明堂制度于匠
人月令之文無一合既不能通其解而反滋為忿疾焉
祇見其不知量也近儒多惑其文而演其說惑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元]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至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王炎說此卽宗祀明堂天神不可享諸廟故壇而不屋以周案此方嶽明堂與成周明堂有別鄭注本明自王氏文獻志以此爲宗祀明堂之制近金輔之汪容甫並宗其說非也明堂爲禮天之宮故唐虞時謂之天府于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者也何疑焉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明堂月令東南九筵筵今本作仞譌此依宋本校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蔡邕說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

應辰李謐說太室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為五室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攷工記㝵之亏五室而謬亏堂之脩廣盛德篇㝵之亏戶牖而失之亏九室以周案盛德篇上記九室為秦制下記十二堂為漢制二者不同故鄭駁异義云戴記上下顯异是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為周禮李謐斥匠人文語多悖晦其說五室外有左右个實亦九室之制與匠人文不同也蔡李㒳說竝同盛德文近惠定宇宗蔡氏說作明堂大道錄不足信

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或以為

明堂者文王之庿也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璧雝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別錄云明堂璧雝宗庿列王宮左右鄭玄說太庿在國中明堂在國之陽璧雝靈臺在西郊明堂王祭上帝以文王配猶郊天以后稷配非文王庿也蔡邕云取其宗祀之清皃曰清庿取其正室之皃曰太庿取其尊崇曰太室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曰璧雝异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袁準云宗庿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凥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禮矣

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
箸玉杯而食于士簋非其類矣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
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夫宗廟鬼神之凥祭天而
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
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位可也牵天帝
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
享鬼歲覲之宮璧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凥靈
臺望气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以周
案蔡說清廟即明堂本盛德記記言明堂盖之以茅而
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是明堂即清廟也清廟者清虛之

廟非鬼神所常處也而或者因宗祀文王于此遂以為
文王廟焉非也蔡說太廟太室卽明堂本月令明堂位
但月令太廟指太室之淸廟非謂七廟之太廟明堂位
大廟天子明堂謂魯于大廟濤其制也周天子立宗廟
于王宮之左營明堂于國之郊顯為异地蔡說大學辟
雝卽明堂本盛德記大學卽辟雝辟雝之制與明堂同
故漢初合明堂辟雝靈臺謂之三雝亦謂之三宮則三
者各在异地非為一體亦明矣盛德文未可據也孝尼
難蔡有是有非
盛德記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宋書禮志云周書淸廟

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于斯以周案明堂無左
右房路寢無四隅室云同制者亦據大判言之爾合而
一之斯大謬矣
盛德記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元]說堂上
為五室象五行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
水室于西北土室于中央以周案明堂五室灋五行生
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于乾金而六成之于坎
故乾為水室坎為水堂于支為亥子三木生于艮水而
八成之于震故艮為木室震為木堂于支為寅卯二火
生于巽木而七成之于離故巽為火室離為火堂于支

爲巳午四金生于坤土而九成之于兌故坤爲金室兌爲金堂于支爲申酉其象如此孔興軒改易其文殊失鄭意焦理堂闡發其語亦未得鄭義也盛德記引明堂月令以九疇言斯乃錯綜之數未可拘泥不然四九之金叟南位二七之火克𠧪方揆之于義似有剌謬矣

异義云今禮戴說明堂有九室明堂月令書說四堂十二室古周禮孝經說明堂五室凡室二筵許慎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元駁云盛德記下顯與本章异九室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諡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周人明堂

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以周案鄭君謹守匠人五室之文駮九室十二堂皆非古制此千古不刊之論其注月令仍以匠人五室解之義本先鄭見隋牛弘傳而疏家申鄭于五室外又分四堂是與秦九室同制非鄭意也但鄭謂五帝各有一室此意實誤五帝之祀必在太室非蒼赤白黑四帝各祭四隅之室也且鄭說分祀五帝本于緯書攷史五帝本紀正義引帝命譣曰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之府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之府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之府周曰

總章玄距者黑帝之府周曰玄堂靈府者蒼帝之府周曰青陽據此則祀五帝並在大廟各尻正位故太室四正有太廟之名豈謂一筵隅室可容天帝乎書曰王入太室祼凡有祼獻皆于太室中行之也晉禮儀志云兩漢季秋合饗總于太室正合古制而後之學者多沿鄭說而未之察

鄭玄云明堂位天子負斧依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閒皇侃云在明堂中央太室戶牖閒以周案鄭知斧依在戶牖之閒者據覲禮文推之也然覲禮所言為東夾房東夾箱之制故記云凡俟于東箱其戶牖閒為堂之正

中明堂爲五室之制中央太室卽有戸牖戸尻中牖在
戸之兩旁戸牖闕不具爲正中故記但言負斧依不言
戸牖閼而鄭注轉以戸牖閼實之失記者之意矣凡諸
侯朝位南北面皆東上東西面皆北上記文六戎之國
東面南上南當作北

鄭元說明堂九階或云十二階以周案九階本于匠人
而賈馬諸儒以匠人九階爲九等階意亦謂明堂十二
階與明堂十二階葢秦漢制三禮圖云秦爲九室十二
階

明堂漢孝帝以祀太乙五帝明帝專祀五帝晉孝帝除

五帝坐特祀昊天唐許敬宗之議同厤丕后又合祭天地明太祖亦沿其禮以周案明堂太室有五位以祀五帝當依漢明帝制晉摯虞議仲尼偁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且攷郊堂兆位尻然异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摯虞說是參見郊祀門

唐有司奏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㒳漢季秋合饗總亏太室以周案明堂祀五帝總在太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卽以丕王兼祀明堂亦是位闕其三

唐禮儀志云明堂大饗古禮鄭[元]議祀五天帝王肅議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元]議祀五天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以周祭五行帝卽五天帝明堂祀五帝鄭王初無异辭而改祀昊天者乃司馬炎之謬制許敬宗之肊說也而宋後儒者多取其言以為灋何哉

鄭[元]云祭灋云祖文王宗武王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其配王肅駁云古者祖有功宗有惪祖宗是廟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者乎何佟之云孝經是

周公尸攝之禮祭濾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毁何故止偁湯契長孫無忌云如鄭說祖宗合爲一祭春秋外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祭于明堂也以周案明堂爲祀五帝之天府而宗祀文王以配者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宗字从宀从示說文宀交覆深屋也示神事也宗祀與上郊祀對文爲義事天于壇謂之郊郊不屋事帝于明堂謂之宗宗取深屋之義朱子曾言之郊宗爲祀天帝之定名與宗廟之祖宗自別詩序我將祀文王于明

堂也不及武王鄭氏信緯緯云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亦未嘗及武王長孫之難鄭立說甚允佟之之難王非也然王肅訓宗爲尊與上郊祀文例不合郊爲定名尊爲通稱一實一虛非并立文詮也　又案崔靈恩申鄭說文武皆在明堂之上連祖並配或說武王況配五帝或說文王配五天帝于堂上謂之祖武王配五人神于堂下謂之宗說皆非刺不可通　又案朱子云爲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事之謂之帝朱子辨天帝雖未確而宗祀取屋祭之義自當阮文達亦主是說但多牽強言之耳

司馬光呂誨等議觀古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惪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以周案周公配文王于明堂本為定制以后稷配天推之自見唐宋之君遽以其父配天豈禮意哉司馬之議當矣然司馬等又謂眞宗配享明堂未失古禮斯議亦謬當以錢公輔之議為允錢說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數語尤足以翼經

受業江陰張之純錢榮國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何休說質家右宗廟文家左宗廟鄭元說廟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陳祥道說宗廟陽也故凥左皆南鄉禮運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穀梁傳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戴震云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以周案鄭注士冠禮云周左宗廟注祭義云周尚左意亦謂夏殷尚右也說與何同先鄭說天子五門曰臯雉庫應路

則諸侯三門雉庫路也雉門為大門𦍩之饗亦祭宗廟
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雉門有兩觀觀謂之闕不
出闕門已出祭門也祭門即廟門則廟門在雉門內有
明證矣庫門為中門廟在治朝之左廟門在中門之左
出廟門至大門必經中門外故司儀曰授幣下出及中
門之外問諸依注疏說廟在大門內未為不可通也但
以毋氏毋曲之文核之似戴說為長
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大
祖𡱂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賈公彥云諸侯五廟大廟
𡱂中二昭𡱂東二穆𡱂西周七廟或亦如之以周案宗

廟外爲都宮者所以合七廟序昭穆也廟皆橫列賈疏是孫說雖與賈异而廟必南嚮以象人君之朝二說同也敖君善說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廟各有大門有中門其謬不待辨　又案王宮三里廟居三分之一得一里三百步今定廟廣十八筵計二十七步說詳宮室門七廟竝列計一百八十九步尙餘一百十一步可爲堂下餘地及廟閒巷道近人攷廟制者拘守伏傳堂廣九雉之說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卽不加餘地巷道已不能容亏是有宗孫毓之說者有謂周止五廟文武世室在別地者胥失之矣

禮賓入大門後有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鄭[元]云周左

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賈公彥說諸侯大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旁有隔牆隔牆有閤門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朱熹云入門曲而東有閤門又曲而北有都宮門乃至祖廟胡匡衷云聘禮云賓入門左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門則揖入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蓋入雉門矣賈以為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旣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邪金鶚云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曰有每門每門為庫雉二門賈以為閤門誤每

曲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于門賈以爲門皆有曲又誤以周案士祇二門廟在大門內故士冠禮賓入大門之後曰每曲揖不言每門其東入廟亦祇一閤門也諸侯有路庫雉三門其廟在中門內故司儀諸公相爲賓及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于及廟等皆言每門聘禮于入大門後亦云每門每曲指爲自大門至廟有及中門揖又東及閤門揖也鄭準士冠禮以爲諸侯之廟亦在大門內似無每門可言故疏家下屬每曲爲義以爲門皆有曲明經因每曲而及每門也又以司儀義不主曲亦曰每門則

必非祇一闈門因謂廟各有闈門東行經三闈門乃至
太廟朱子知太廟南自有門不由卥二廟入而闈門又
祇有一于是取孫毓說以為又有都宮門都宮門實廟
門與經每門之文在入廟門前不合金氏又以闈門不
見經傳遂以每門為大門中門與經每門之文在入大
門後又不合其實寢廟相通必有一門無可疑也
鄭[元]云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孔穎達云明堂位云太廟
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
也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是記
人之說誤耳以周案明堂祀五帝故四達無壁宗廟一

廟一主似無須如明堂之四達爾雅室有東卤箱曰廟是東卤明有牆矣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明堂有四隅室而無左右房如果全仿其制則下文何云夫人副褘立于房中乎天子受覲禮在文王廟記云凡俟于東箱則廟有左右箱之制矣經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則廟之太室亦東戶卤牖之制矣孔疏以記為誤豈經亦為誤乎然鄭注之言本于周書路寢制如明堂伏生書傳言之矣宗廟制如明堂亦可依伏傳路寢制言之傳云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內者中央之太室也凡經所言室之在北楣者皆小推天子廟制室凥中央如

明堂獨大爲之故偁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是也魯之太廟如天子故春秋書太室屋壞其廟之北楣以後分東房西房北堂亦如明堂伏傳所謂東房西房北堂各三之一是也此則廟制之仿于明堂者說詳宮室門又案大戴盛德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馬融盧植蔡邕穎容王肅皆宗其說袁準辨之已暢說詳明堂學禮二門

馬融云太室廟中之夾室服虔云太室屋太廟之上屋也以周案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複廟重屋也服云上屋即重屋天子廟制中爲太室太室之

上有重屋尊廟同天子制故服注左傳大室屋云大廟之上屋公穀經作世室世大義通傳以為伯禽廟左氏家說以為大祖廟總之兩廟同制也馬氏以天子廟制如諸侯路寢其注書太室以為夾室姝非周用殷重屋之制以為明堂又用夏世室之制以為宗廟其所异者中有東西箱南兩隔室及窗牖之多少而已後有圖以明之

石渠論白虎論竝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尹更始盧植云曾子問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制穀梁傳天子七廟皆據周言鄭[元]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

四殷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王肅之徒云商書已言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以周案禮言王者立始祖四親廟此定制也商以契湯而有六周以后稷文武而有七其一祖者止立五廟故呂覽諭大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者鬼也益五廟通制爾伲僞書者改為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說者謂觀德于七廟之外誤矣　又案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通制也商周世為諸侯以契稷為始祖及其既為天子禮不可易其始祖相仍不改其後商祖

湯以契為祖之所自出周祖文武以稷為文武所自出
其禘祭行之于祖所自出之廟而以其祖配之解者乃
謂行禘于其祖之廟而祭其祖所自出之嚳不顯與經
文悖乎禘嚳為郊禘禘祖所自出為廟禘二者固不可
掍也說詳肆獻祼饋食門後世之君多由崛起而議禮
之臣又拘執商周有契稷之祖勢為比附如晉魏之祖
虞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又或姑推上世之祖不論功德
如唐之祖景皇宋之祖僖祖豈有合于禮意哉
鄭[元]說周制七廟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王肅云
天子七廟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二祧并始祖及

親廟四為七周之文武受命之王非常廟之數凡七廟皆不僭周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云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四親廟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更加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何以云七廟無虛主故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為長以周案漢韋元

成等議云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石渠論白虎論並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是卽鄭說所本也王肅據劉歆說謂文武非常廟之數然劉歆據王制穀梁傳以爲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及太祖廟而七之說異其云宗不在正廟數中者舉殷三宗斥言周成王而謂文武受命之王亦如三宗不在七廟正數此王肅之肊說劉歆無此言也文武受命之王當與成湯同例比之三宗守成之君擬不于倫矣且謂祭及高祖之祖父是親廟有六矣不

廟

悖于小記立四廟之文乎于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二世室是有四昭四穆合太祖之廟而九矣不又悖王制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之文乎先君子儆居集云祭灋言諸侯五廟之制祖考廟不月祭指始封君之祖考無大功德者言之方始封時月祭及三親廟不如天子之月祭五廟享嘗及五廟不及天子之祭七廟其後始封之君為太祖則月祭祖考廟王考廟考廟其皇考廟顯考廟同于天子之二祧諸侯有賢者即以二祧為世室是以魯有魯公之廟武公之廟擬文武二世室天子諸侯之分如此則王肅疑鄭君言天子之四親廟無以

異于諸侯其說非也國語有日祭月祀時享之文日祭者忌日之祭月祀者薦新之祀時享者祠禴嘗烝之享祭法云天子享嘗及二祧鄭君注以享嘗即時祭然則四時之祭上及二祧既祭文武之主二祧中之主亦必祭之攷祫之禮祧廟之主與各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禘則太祖廟之遷主合食太祖文王以下之穆主合食于文世室武王以下之昭主合食于武世室其未立世室之時四親廟之主分昭穆而合食于二祧時祭各祭于其廟與祫禘不同而兼及遷主則同王肅疑天子之廟依鄭注止祭四親而不及高祖以上其說又非也

記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匡衡云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別以下五廟而遷韋元成云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鄭元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肅云受命之王故立四廟劉歆云此有脫文當云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以周案此記文承上喪服而言見廟制緣服制而起也匡韋兩說深合記文以五為九上殺親畢之義為鄭注所本王肅謂天子祭及高祖之祖父是立六廟非四廟矣而因以四廟為受命王之制是邅駒也劉氏改經尤為無忌憚者

記言廟制有據一代之禮者有參合古制者有從太祖已正位言者有溯其未正位之歬言者祭灋言天子諸侯大夫之廟制與諸書异而實相通說者不察妄加肆駁以周案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立太廟二世室其或無遠祖可祖則宜以始受命為始祖而始受命之祭其祖考亦當立考王皇顯祖五廟皆月祭之其親盡之主亦立二祧之廟分昭穆祔之享嘗乃止此溯其始而言之立七廟以昭定制也從其後而言之遞遷其主亦毋容增廟五世而後受命王亢祖考廟乃正始祖之位百世不遷其餘為嗣王四親廟親盡亦迭遷于二祧

皆合祔之不太公壇墠而受命王所祭無功德之考若祖太公祧為壇所祧無功德親盡之主太公壇為墠有禱則陳其主于壇墠而祭之無禱則止仍藏其主于后室祧無專廟合而祔之而已壇墠之主不合祔于祧留而藏之而已此損益古制盡美盡善以為後王法者也而諸說之駁斥祭法之文者不一皆緣解者之誤解非記文有誤也

一云祖考即始祖始祖百世不遷而今于諸侯大夫有太祖為壇之文非祖德宗功之義以周案祭法所謂祖考者乃始祖上之無功德者也非謂有功德之始祖可

亦而在壇也

一云王制言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太祖今不及太祖而立五世之祖考非追遠歸厚之義以周案王制所云從太祖已正位後言之祭灋所云溯太祖未正位壽言之義不相悖而實相足

一云二祧卽文武之廟祭止享嘗非尊祖敬宗之義且文武百世不遷者不𢑴云亦祧爲壇以周案天子特立二廟于太祖之下四親之上而此二廟不𢑴有高曾祖禰之偁又不可以無名因以其世數之遠也謂之遠廟又以其本在祧遷之列謂之二祧遠廟爲祧有二祧係

始受命者之親盡遠祖亦溯其冓而言不㝵據文武已正位後以難之也

一云太公祧為壇太祖為壇晉張融曾疑為衰世之法以周案馬氏文獻通攷秦氏五禮通攷皆戠亏融說先君子曰始封君宜正太祖之位則太祖以上之主有當遷遷石室者矣是太公祖為壇之例也太公祧者亦謂失位之主耳在周如不窋以下是也非謂周之享嘗專祭文武而祧廟中如成康之主亦太公之而祭亏壇也

一云太公祧為壇有禱則祭無禱則止與大祫外毀廟主之文不合故鄭有祫乃祭之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意以

謹案祭濵所云壇墠之主係始受命者之親盡無服之遠祖也既以始受命爲始祖而始祖上之遠祖可合祭于始祖廟而逆祀之乎抑順祀之而屈始祖之尊于下位乎俱未見其可也鄭注祫乃祭之實害記意非以救記之失

一云自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庶人不務不爲士大夫而親歿即爲無祀之鬼必非先王制禮之意以

謹案士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則于廟薦則于寢祭法所云乃是廟制祭典故不及寢薦之禮非謂制不得廟祭遂并不薦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大夫士

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异亦不害祭及高祖此
通論也先儒不知無廟者仍薦于寢因謂大夫士祭不
及高曾無以申孝子慈孫之情馬氏通考謂古今异宜
古有宗法大夫士限于禮不祭高曾而高曾之祭自有
宗子司之元未嘗廢如其說宗子㝵祭高曾其禮反隆
于别子亦不㝵其說而强為之辭也秦氏通考從萬充
宗說謂大夫廟止于三其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更屬
杜撰廟無二主曾子問已明言之廟各有名祭法尤明
著之設可合二主三主于一廟將名其廟為何廟乎
國語展禽言四代禘郊祖宗報之五禮記祭法本之鄭

元說祭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
祖宗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王肅云祖
宗是廟不毀之名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
堂何佟之云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
儛湯契以周案禘郊不必其祖宗旣謂之祖宗矣則必
用其姓也虞夏同祖顓頊者左傳云陳顓頊之族檮杌
顓頊之不才子陳卽舜後檮杌卽鯀則舜禹同出顓頊
矣舜之宗堯亦以情同父子不㝵因此遂疑祖宗猶非
用其姓也且栁下言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如
謂合祭明堂曰祖宗則五祀止㝵其四矣鄭義非也祖

宗是宗廟不祧之名殷三宗卽椰下所謂報是也佟之不得以此難王

異義云匡衡說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偁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元]不駁以周案劉歆云天子七廟七者其正灋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毋數也劉氏此說甚明王者建國右社左廟其地各一區而不可踰故宗廟有常數惟受命王及四

親廟餘不𡉚與也若殷三宗周成宣後世宗其德而別
立廟以報祭之劉氏謂不在正遷數中是也凡報必有
廟特不在宮寢左與正廟竝爾
展禽言虞報幕夏報杼商報上甲微周報高圉太王以
周案三宗祖甲亦商之所報也姜嫄亞圉成王宣王亦
周之所報也凡報必有特廟魯頌閟宮毛傳以爲先妣
姜嫄之廟在周左傳啟忘高圉亞圉賈逵杜虔以爲周
人不毁其廟而報祭之王子朝之亂單子盟百官于平
宮杜預以爲平王廟時何在則成王宣王亦必有宮矣
特無見文爾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匡

衡說成王宣王皆以時毁豈其然乎

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以周案魯無武世室武公之廟止偁武宮成六季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明堂位文多後人羼入不可信也春秋書世室屋壞穀梁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偁太廟魯公偁世室羣公偁宮如魯有兩世室春秋當别白書之如桓宮僖宮之例矣

舊說遷主所藏曰祧祧主藏而不立以周案自古廟主藏于室之𠧪壁埳中故公羊傳謂㮚主曰藏主此不獨祧主然也祧主亦設立特合祔之無専廟云爾豈曰藏

其主而不立也藏主不立乃壇墠之制不可以之說祧主也自祧禮不明而廟制難復東漢以來皆用同堂异室之制非皆因陋就簡也自謂五世即遷毀主不立幾同無祀之鬼于心有不忍也貢禹韋元成諸儒攷定廟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上廟主宜瘗園孝惠穆主遷于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飬而為虛宜為劉歆所駁也祧之言超也超上于宗廟合祔于夾室俑之曰廟祧尊之曰宗祧于四時修享嘗之儀于享嘗飭勤至之誠于五季修祫祭之禮于祫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歿安而禮義不愆者也

鄭元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王肅說祧親盡之廟以周案據周官守祧文祧殺于廟經傳中有稱廟爲祧者如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及左傳所云先君之祧豐氏之祧皆賓主引以自謙之辭非以祖廟藏祧主遂畀祧其祖廟也昭元年傳曰其敢愛豐氏之祧時豐氏爲大夫止及二世襄九年傳曰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祭法孔疏申其義時冠于衞成公之廟成公是衞今君之曾祖曰祧是祧非必親

盡祖廟之名也

盧植云二祧謂文武鄭元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王肅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如鄭說是為三祧何祭濃云有二祧則朱熹云武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尻昭之北廟大王尻穆之北廟王季尻昭之南廟文王尻穆之南廟猶為五廟也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成王祔當云大王祧文王遷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廟北謂之

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存于太廟矣以周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先王為廟先公為祧周之廟制當定自周公周公為成王立四親廟又佌二祧豫為文武二世室地盖廟制一成之後不可復變必非周初立五廟至穆昭二王又增文武世室中庸篇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此周公立七廟之義證也時太王王季尻四親廟故追王之此守祧先王曰廟之義證也案追王之事大傳屬之武王中庸屬之周公蓋武王已追王太王王季至周公追改廟號以為廟祧之分故守祧云然鄭注以為武王追王周公改葬殊有未安啟百季之朽壞飾四世之枯骨度非周公所出許氏駁之矣

祖紺先公之主時尻二祧不追王不僻廟此守祧先公曰祧之義證也先王親先公疏故有修除黝堊之別其後其王之世文武尻二祧卽定為二世室則黝堊之祧改為修除之廟矣而文武以上之祧主不辱下入子孫之廟故又祧于太廟之夾室二祧云者溯其始而言也文武二世室據其後而言也溯其始而言謂之二祧無

三祧之名據其後而言謂之世室幷無二祧之名且二祧非止存高祖之祖父凡親盡以上之主皆與焉如王肅說是周禮以守祧名職僅守此高祖之祖父二主其餘盡去祧爲壇墠則所祭祇及六世餘爲無祀之鬼矣豈禮也哉毛大可謂四親廟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之遷廟要鑿

异義云禮祭灋天子有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壇去壇曰墠皆藏于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以周案去祧去壇之主仍藏祖廟許君說是則祧主宜有別矣舊說祧主藏而不立與去壇墠之主同可知其

許宗彥云曾子問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遷廟卽祧也載二祧以行五廟如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幷五廟皆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其正廟之五廟不可虛主也當七廟句五廟無虛主又句自虛主者以下爲更端乃隸諸矦言之馬昭張融誤讀七廟五廟連文後人以天子諸矦分釋之至欲據爲祧廟在七廟外之證非也以周案許氏說廟祧之制以爲天子五廟一祖四親又建遠廟二祧以藏親盡之遷主二祧雖文武亦迭遷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者祖宗于明堂不關廟

祧之制遂肆駁韋元成劉歆鄭康成文武廟不毀之說以爲祧者遷廟乃以爲不遷之廟名實相舛不知周之明堂雖有文王廟之說未聞有文王主卽有文王主未必兼有武王主古人一廟一主其二主同廟者惟下士一廟有然旨且古言文世室武世室明文武各一室矣謂明堂一太室中有兩世室可乎其說祖宗亏明堂巳不可通則舊說天子七廟有文武二世室其言可廢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據始受命王而言故二祧可厺而之壇之墠及文武巳正世室自百世不遷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許氏乃謂文武卽有受命之德亦不能不

爲周之毀宗斯言出何經典邪其解曾子問此條義尚可通故錄之然亦不可泥七廟中五廟無虛主亦據初有遷主而言故下曾子又有無遷主之問若其七世八世以後遷主已多雖師行載遷主而七廟皆無虛主矣則舊說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無虛主分說義亦無妨也

周官修祧黝堊穀梁傳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以周案禮家舊說黝黑而堊白范甯說黝堊皆黑與禮家違爾雅地黝而牆堊徐邈說黝黑柱堊白壁與雅訓又戾惠半農從范徐說謂黝堊不獨飾牆與地兼以飾

楹刻莊丹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廟飾不以丹也朱門洞
達當陽之邑鬼神尙幽故宜黝堊揆之經義殊有未安
廟曰修飾祧曰黝堊則廟飾必有異于黝堊可知也釋
經疑當無取立異

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
于大寢小寢鄭元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
祧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皃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
祖以下始祖曰太寢焦循云若祧與五廟並列而祧獨
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洪頤煊云
廟寢各自爲垣故廟七寢五不相違背寢南廟北有術

左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寢在道北是其證以周案周初正廟五故五寢二祧無寢可也及文武正位世室似不得無寢其有薦享豈埘亏太寢與　又案閟宮詩路寢孔碩新廟弈弈寢謂廟寢上曰寢下曰廟互文尒雅路大也路寢大寢也大寢者始祖之廟寢此注其証也先言始祖之大寢後及閟公之新廟與上章后稷親而先后帝同義詩箋不及此注為長注引詩寢廟繹繹獨斷呂覽注續漢志佗寢廟弈弈蓋三家詩有合二句為一句而寢為廟寢尤顯矣

受業江陰吳聘珍
鄞族　安舒仝校

宗廟禮通故二

定海黃以周述

异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元無駁以周案說詳郊祭門

白虎通義云主用木方尺或云長尺二寸五經通義五經异義竝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于背以周案公羊何注說同通義蓋有所授之也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

之异文略云穿中央以達四方者于面背左右各開孔達中央御覽引禮記外傳云廟主四向孔穴午達相通此之謂也唐及金元俱準是式或說背面亦開孔似非制槃梁疏麋信所引衛次仲說即衛宏漢舊儀文有脫誤詳見續漢志劉注此本漢制為說與古不合明代禮家多用程子伊川主式亦不古

麋信從衛宏漢儀說宗廟主皆用栗祭訖納于𡆪壁埳中續志注引作大夽地六尺一寸當祀則設座于埳下據通典賀循引如此槃梁疏麋信所引云夽地一尺六寸無末句　高堂隆從馮君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𡆪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摯虞決疑云廟主藏于戶外西墉之中類聚引作北墉茲依通典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孔穎達云廟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以周案正廟之主藏太室西壁白虎論亦同漢師本無異說孔疏以為在北壁非遷廟之主據通典高堂隆語馮君章句但言藏大祖北壁中不言太室是馮君之意謂在兩夾之北墉也高堂以為堂上無藏主似亦非

惠士奇云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匰祏為石函則匰為木笥矣以周案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據此祏即石室之主石室亦曰石函非二一物惠氏誤以壁

坎當石室反致疑左傳徙祏反祏之文非也司巫曰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昰匰亏祭時設之平時在石函無匰此沿摯虞而誤

記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崔靈恩說昰爲記時有主入廟偁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濾呂大臨云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蓋殷人祔廟偁帝至周有謚始不偁帝以周案崔氏據漢制言當從呂說史索隱引譙周說夏殷之禮生偁王死廟主皆有帝名配之此呂說所本閻之師云此書所謂殷禮陟配天也古史紀帝王之卒曰陟配天謂偁帝鄭注所謂同之天神

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謹案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于㡾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為主鄭元駮云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菆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以周案魏徐

逸王肅以爲大夫士有主皆由重推之後魏清河王懌議云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筈亏逸禮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神斂主不暇待徹祭也後儒以大夫士有主者說不出此鄭君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從公羊家說以爲大夫士無主文二季公羊注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上二句逸禮記文下句卽公羊家說然據逸記文士自有主矣彼云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無主明有土子民之大夫士固有主也且大夫士有干祫之祭亦非不序昭

穆郊特牲直祭祝于主鄭注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則大夫士之饋食自有祝主之事矣攷直祭卽饗禮特牲饋食拜妥尸後有祝饗之文士虞載祝饗禮云佐食取黍稷祭于苴祝祝注引或說苴主道此卽公羊家士結茅為菆之義葢大夫士有土子民者祝于主其非有土子民者祝于苴與古者祭有獻酬酳嘏之禮主無能為也故立尸以代之尸恆有事主恆無事惟恆有事故少牢特牲二禮記之特詳惟恆無事故于直祭祝之其位而已餘無見焉

鄭元云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

曰穆孔廣森云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尙左神道尙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家人墓地亦以昭穆爲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尋無亏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與文王偁穆武王偁昭二祧竝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亏父矣以周案左昭右穆據人子入廟助祭爲文若以始祖坐向而言其父曰昭居右其子曰穆居左正合神道尙右之義經言昭穆不言穆昭以此其後子孫各以昭穆之班祔自爲尊卑又不以昭穆爲尊卑如新死者入昭廟與其父竝列四親豈亦可謂尊亏穆廟乎文王偁穆武王偁昭其舊班本如此非

周公欲先文王而穆之也孔說泥矣
何洵直云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爲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說者謂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右可移左左可移右不知廟次雖遷惟昭穆之班一定不移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宮之奇謂太伯虞仲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偁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偁穆其爲子一也對父或偁昭或偁穆知昭穆爲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异也以周案何氏所闢

陸佃說也陸氏泥于昭尊穆卑之說新死者必入穆廟祔一主而先代昭穆皆亂朱子謂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故廟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故也

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左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云先禰而後祖穀梁傳云先親而後祖何休說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范甯說親謂僖禰謂莊賈公彥說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萬斯同說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旣可

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次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今文公躋僖于閔上是躋禰于祖上矣故公羊穀梁左氏以祖禰父子言也以周案王侯之家盡臣諸父昆弟不得以士大夫家法相例為之臣者為之子嗣其統者當禰其君臣子一例君父同敬無所異也其廟次之迭遷亦如眞高曾祖禰之制故外傳躋僖公弗綦曰明為昭其次為穆卽以昭穆言之朱子禘祫議周九廟圖祧廟議竝以兄弟為昭穆是也質賀循議殷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莊述祖駁之云般庚于陽甲臣也于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族人不

昪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昪以其弟戚陽甲矣
亐其生也以臣事之亐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
不祭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般庚不繼陽甲且不
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且
兄弟相代非受之亐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
受也無所受者簒也有爲此說者蔑所後之君而陷其
君亐大惡皆昪皐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且正矣
然猶惑亐何休杜預閔僖兄弟同昭穆之說以爲諸侯
五廟祭必及其高祖抑知閔公祔廟僖公已不能及高
祖矣而謂文公必合祔僖閔而不祧高祖乎設或如晉

元帝以從父繼從子必祭及其高曾則豫章潁川之主毀者復還還而又毀直兒戲之事非嚴事之道也范注之謬疏巳闢之

异義云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大惡許慎謹案同左氏說鄭元駁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于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以周案許蓋主閔僖異昭穆之說故以為大惡鄭則主兄弟同昭穆之說故以為小惡當以許義為長漢季議殤帝順帝之次周舉呂勃皆以為兄弟同昭穆粟成遵時王之制以為言非古也近凌曉樓申何注以為臣子一例此自施之

于服制必不可通之于廟制殊不思公羊此文為服制發耶抑為廟制發耶阿注違傳近時說家沿之大弊滋可慨也

異義云禮戴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祖于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謹案周公以

上德封于魯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得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以周案鄭注郊特牲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周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云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許鄭同義然鄭亦謂有先王廟而不云祖天子

賈逵杜預說左傳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穎達云凡始封之君不得立出王之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

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特賜非禮之正林喬蔭林昌彝等說周命魯爲文王之大宗鄭爲厲王之大宗以統先王之諸子自不㝵不以先王歸之故命立其廟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爲王子所同而魯鄭之㝵祖天子爲王子之爲大宗者所獨諸侯之公子亦然故魯俑宗國季氏亦俑宗卿以周案器服傳曰公子不㝵禰先君公孫不㝵祖諸侯與戴記文同戴記又曰公廟之設亏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桓立桓公廟論語三家之堂謂桓廟也魯之有周廟者注家以爲周公自出之文王廟中之者又據祭僕文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

禽都家亦如之鄭注謂同姓有先王廟是當時亦不獨魯有宣王封鄭桓公立厲王廟實仿周初舊制殊不思魯以周公爲太廟伯禽爲世室雖有周廟未嘗敢祖文王鄭有厲王廟亦倂周廟見昭十八年傳亦未嘗敢祖厲王其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不過時人牽說以明子不先父食之義其實鄭自祖桓公宋當祖契湯如果鄭祖厲王則厲王廟當倂大廟何以鄭人救火曰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平諸侯尊祖天子者惟二王之後其餘同姓後卽有先王廟不在五廟之列別之曰周廟固不以爲太祖也知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三家之祖桓公其

非禮自明矣

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衆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也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鄭元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孔穎達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故爵與鄭皆有周廟惠士奇云都家立祖王廟起于東遷之後濫觴于春秋通行于戰國寿末之閭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廟也康成謂都山川

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其說近之九皇六十四民皆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尊之以周案邑有先君廟曰都故曰都宗祀然其廟時王因事特建未必王子弟之祖王也家祭祀不曰宗先鄭謂公卿自祭其祖是也家祭給鮮例亦賜禽後儒據鄭此注王子弟有祖王廟反有疑于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之文大謬惑氏矯之必謂春秋以前都無先王廟亦未盡是

孔穎達云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陳祥道云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葢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以周案北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文王世子五廟之孫鄭注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備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巳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盧觀議諸侯有祖考廟祭五世之禮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旱併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不旱爲五乎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八世天子乃旱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以周謂周七廟之制定自周公必非至七世子孫始有其制祭法諸侯五廟有太祖爲壇之文是諸侯始封亦預立五廟權升太祖廟遞遷而遞毀之也王延業之說主亏緯文盧觀之

說合于經義陳氏禮書用王延業議敖君善因謂始封君之時其祖考廟在故家不可上及于為臣者毛大可用孔疏又以為諸侯祖廟有三等一如王者之後始封時五廟皆實一如齊楚之類立四親廟是虛一而實四一如鄭之尊祀父厲王而餘四親皆天子諸侯不敢祖俱虛其廟是虛四而實一此等謬說固不待辨

鄭元云大夫之太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云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孔穎達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太

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以周案孔疏第三條是第二條身既不得爵命又何別子之併弟一條遠世子孫有以己之功德始得爵命者或可不以別子為太祖其以先德得爵命者仍當以別子為太祖也

孔穎達云王制所言皆殷制故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荅趙商問云祭法周禮王

制或以夏殷禘以周案祭法所言爲始爵大夫者未正
太祖之位故三廟無太祖王制所言爲始爵大夫者已
正太祖之位故三廟有太祖鄭志以爲夏殷周禮之異
未是孔疏謂非別子後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更謬
異義云公羊說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
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
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許慎謹案禮云臣不殤
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舉之大
者也鄭元駁云未踰年君者如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
係公書卒弗諡不成乎君也廟者當序乎昭穆不成乎

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于陵云皁之重者此何故不皁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季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孫毓五禮駁云其幼冲紹位未踰季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于宗廟四時祭祀于寢而已以周桀莊二十八季何注云未踰季之君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云無子不廟者有子則其子嗣立其父雖未踰季當廟序昭穆其說可通至晉又以無子不廟之例施之皇子斯謬矣

通典云晉中山王睦乞依六蓺之祀皋陶杞鄫之祀相

立廟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爲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竝爲諸侯未得立荀顗議宜各得立廟虞喜曰始封之君其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竝立禰廟恩情兩申荀議是也若始封諸子又別封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竝祭無嫌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冑不得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 者恩得申隨代而

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必宗嫡而立宗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敢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也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諸侯既不就祭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或疑神不兩享舉曾鄭祭支祖厲足以塞矣以周案以古禮言庾說最當若後世有封爵不建國兄弟同在一處依劉議亦可通庾謂大夫廢太祖祀過泥

毛詩傳云閟宮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鄭箋云閟神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上新姜嫄之廟以周案姜嫄廟在周爲别宮箋據下新廟以爲在魯傳意末章先路寢後新廟似非其次故以閟公廟解之周官隸僕注引作寢廟繹繹亦不爲姜嫄廟當從毛禖宮别一義禖天神非姜嫄

孔穎達云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亾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也下文云妾母不世祭則妾無廟今乃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徐乾學云妾母無廟于子祭于孫止安所尋祖妾之廟而祔之祖妾且無廟安所尋高

祖之妾乎唯是卽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共
祭之也以周案妾不尋有廟茲有妾祖姑者容妾祖姑
之子有爲君者此穀梁傳所謂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
者也亏子祭亏孫止卽不世祭之義然祭不世廟非遽
毀也云中一以上而祔是妾之廟亦及五世矣自何注
公羊有妾廟子死則廢之說則妾無妾祖姑之廟可祔
庾蔚之亏是有爲壇而祔之肊說孔疏沿之徐氏知壇
祔之不典遂謂直祔亏其寢
公羊傳云考仲子之宮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隱爲
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傳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爲

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亐子祭亐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陳傅良云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亐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亐女君別廟非禮也汪克寬云隱公立宮以祭庶母遂啟後世追尊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箸失禮之始以周案漢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亐寢身沒而已匡衡曰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亐子祭亐孫止晉臧燾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壽漢孝文

孝昭大后祭亏寢園不配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安帝祖母順帝之母亦祭亏陵寢不配章安二帝義同陽秋漢晉之議適庶名分者皆據公羊爲說汪氏乃謂啟後世追尊之漸失經義矣宗廟非適不尊配食但薦亏寢惟其子有爲君者尊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至公孫則祭止而宮不遽毀故公子之後有妾者亦尊祔亏其宮小記所謂妾祔亏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也若特起爲卿大夫既無妾祖姑廟則惟易牲而祔亏女君而已女君者適妻也陳氏據小記文以駁公羊亦未是秦氏迺考以爲妾不世祭是適子指父妾

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為君者斯說亦非適子與尊者一體卽父妾之有子者不為立廟而況無子之妾安有立廟之禮夌曉樓公羊禮說云妾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如其說妾至其孫毀其廟則其妾祖姑已早無廟于何祔之或又引庾蔚之為壇祭之之說以通之然祭壇有之祔壇之說于經未聞也

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權為行廟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索禮

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廟豈有繼絕傳祀滅告生之義庾蔚之議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尋引以為例以周案古者未踰年之君尚不立廟何況太子祭法王下祭殤鄭注云祭適殤于廟之奧曾子問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是則適子之殤祭之于祖廟之奧不別立廟也無子不廟為未踰年之君例皇子雖有子亦不廟庾駁沈議是

廬辯說大戴諸侯遷廟謂于練而後遷也以周案此諸侯徙都之遷廟禮非祥練之遷廟也故篇內有服元乘車下大溝渠諸文如以爲祥練遷廟禮于諸文皆不通新廟旣成其舊廟不可毁主亦不能去其迎精而之新廟者惟先君之衣服可故一再曰奉衣服舉衣服奉以迎其神舉以安其神也說詳器祭門

鄞族 家來
從子 家光 仝校